

第十二辑

什邡文史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四川省什邡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编



什邡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主 审	王文铎
主 编	赵正言
副主编	冯正肃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
什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

一九九六年十月



内部文史资料

第十一辑

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四川分
材料整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印
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
开本：32开 1050 毫米 1480 毫米 1/32 字数 12000
印数：1000册 1985年10月印刷

内 部 资 料

《什邡文史资料》 工作人员名单

主管人

赵朝彬	市政协主席
王文铎	市政协副主席
钟世荣	市政协秘书长

顾问

黄聘谟	谭昆儒	岳升权
何桂芳	王楷清	徐式文

主办人

赵正言	市政协文史委主任
冯正肃	

文史委员会委员：郑绪韬 张万榆
刘治钧 傅 甫 曾令闻

目 录

史迹文踪

- 什邡巨匪巫人杰毙命记 郑旭(1)
- 民国时什邡县的合作事业 阳平民 俞崇(3)
- 什邡旅省同学会二三事 青延州(4)
- “吴太子”及其木偶班 黄宇瑞(6)
- 什邡禁烟肃毒史话 刘治钧(8)
- 什邡绵竹人民呼吁截撤朱李火堰
工程管理处事件 青延州(13)
- 丐亦有道 曾国信(16)
- 金元券引起的一段风潮 杨剑(18)
- 米粮市场访旧 邓冰(20)
- 歼灭赵洪文国“冀热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”
的经过 张诗乾(22)
- 什邡建政初期的群众工作
——统战法宝的威力 陈光(25)
- 魂系家山
——烈士英名录订正 邓冰(33)
- 高未龙同志驻皂角六大队搞试验田
周儒生口述(郑旭整理)(35)
- 五十年代新风回忆 史辑(39)
- 回顾农业合作化模型展 于和荣(45)

蓦然回首忆修渠
好一个幸福村
马祖道一观剧诗

李邦宁(50)
文 哲(56)
曾令本(59)

闻人佚事

罗江才子李调元在什邡的诗文画
巧辨舌治病识玄机
戴天良与《听鹧山房诗集》
民国时什邡书法鳞爪
书画奇才廖子珩二三事
记塾师邹莹波
冯庆樗与“墨磨人斋”
流落江湖画师陈宝珊
荆驼其人
张洪炳抓赌
芳踪余韵留章洛
——什邡川剧六律班名旦廖静秋事略
回忆川剧表演艺术家廖静秋
中草药医师张宗福
什邡名医刘涤尘
当代著名市级名中医刘涤尘琐忆
著名牙医周邦锡
民国时我县的留学生刘江岷
方亭旺族曹氏

孝 雍(61)
王文铎(62)
戴 瑶(64)
潘宇观(67)
廖星洲(68)
冯 夷(70)
冯熊甫(73)
程 立(75)
陈椿年(77)
叶诚文(80)
刘大勋(81)
杨鸿谟(87)
张伯镕(89)
叶廷钰(92)
王文铎(98)
雷伯修(101)
冯南昌(102)
黄宇瑞(103)

名产物华

盐井滩	王磐滨(106)
从船棺葬产生的联想	冯 夷(108)
马井大碑大队汉墓群	冯 夷(111)
道教的二十四治在蜀中	鸿 文(113)
宝月寺内唐塑	克 璋(115)
民主乡蛇脑壳发现宋墓	文 哲(116)
二程祠	俞 崇(117)
参天的红豆树	邓 冰(119)
将军碑	朱 玛(121)
岳家坟塋	福 成(123)
迎春会与先农坛	王同淦(124)
石亭江忧思	卿 文(126)
金岩窝淘金记	潘 波(128)

章洛疑云

汉代汁方与雒县易位说	刘期文(133)
一个难解之谜:邛州什邡堂名称的由来	赵正言(141)
漫说邛崃什邡堂窑址	冯 夷(145)
八大王屠什置疑	辛厚思(147)
旧什邡四门四大堆应是雍侯墓	徐式文(151)
圆石头	杜 羽(154)

对《什邡的解放日是哪一天》的补正	赵正言(155)
读《南阳乡的含混》一文的商榷	冯南昌(159)
大安王庙三清殿一副怪字对联	万石园(160)

史志钩沉

同方志界大师董一博交谈	逢 夷(162)
修志同行访什邡	旭 君(165)
整理档案为修志开路	曾国信(172)

丛林香屑

罗汉寺的寺标——山门照壁题字“八祖道场”	冯正肃(174)
罗汉寺禅堂的“百丈清规”	昌 遂(175)
罗汉寺兴办的六和农场	恒 康(177)
罗汉寺之法系	释义信(179)
祀李冰的大安王庙	廖上柯 冯 夷(180)
老君观的张三丰墨迹	端 己(183)
漫谈玉佛寺	冯 夷(184)

史 迹 文 踪

什邡羣匪巫人杰毙命记

郑 旭

民国五年间(1916),在什邡县境,群匪盘踞,打家劫舍,为非作歹,闹得鸡犬不宁,民不聊生。其中巫鸡儿(人杰)、李奔(润生)、冯老四、冯老五(在蒲氏乡一带占踞)还有后受招安的张申廷、宣云程、马昆山等,都算得川西一带赫赫有名的。巫鸡儿曾经白日攻打什邡城,挟持法国神父谷波兰,因愤怨禾丰场徐乐斋,将该场一火而焚。他盘踞在什邡、广汉交界处,骚扰德阳、绵竹,人们恨之入骨。是年五月,巫匪又伙同其他匪类洗劫号称“小成都”的绵竹县城。当年任绵竹的县令杨嘉修(字仲卿)系云南人,办事很有魄力,对群匪亟力捕捉,不辞昼夜,土匪也十分畏惧,呼为杨草鞋。事件的导因是,绵竹县城内有一个匪类方瑞卿受招安后包揽了市内的肉厘,可是时间不久,即亏空了铜钱几千串,他灵机一动,想假借干匪类勾当的哥们入城抢劫之机,乘机报销损失,填塞亏空。这时,恰恰绵竹有一股匪杨边花(有一只斜眼残废)正骚扰靠什邡洛水镇的广济场(俗呼火烧堰),当年任绵竹县令的杨嘉修亲自带领县丁前往追剿,绵竹县城内仅留有短刀手二百人,而这批人中,不少也是浪荡街头的毫无战斗力的游民,把这样的重责,委之于这批

人物，其结果，也是杨县令始料不及的了。杨县令出城后，方瑞卿马上通知等候在城外的也曾接受过拾安的匪徒陈红荇等劫城，巫人杰在彭县河坝场早已风闻到这一密讯，抢先把队伍带到绵竹城外，先放了一把大火，并用迫击炮向城门发了一炮，城门即已自开，县丁逃散。匪众一拥而入，沿街抢劫，绵竹百姓深遭大难，而匪徒陈红荇的队伍，也随后窜入县城。杨嘉修闻讯急欲返回，半路听说县城已为匪踞，自知失职，乃逃回成都，另想弥补之策。巫人杰恼恨方瑞卿不先通知自己，认为这太小看了人，故意寻衅要拉走方的坐马，方瑞卿来索还马匹，巫人杰顺手一枪将方击毙，还骂道：“你只认得陈爸，却认不得巫老子！”陈红荇见巫的骄横气焰，不敢交锋，悄悄带领队伍退出城去，绵竹城遂为巫匪独霸，他占据绵竹整整三个月。有王之襄（赞臣）的暗地到什邡县城恳求在什邡驻防的李植生支队长来绵竹，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李允其请求，先派遣侦察员赵绳卿与绵竹人廖学义一道返回绵竹县城，秘密测量好架炮与攻城地点，在当年九月二十五日拂晓发起攻击，架于大西门外诸葛祠处的大炮，连续轰击，群匪溃不成军，四散逃跑。于是，收复了绵竹县城。二十六日晨，有小孩爬上绵竹城墙玩耍，见一入压在西门城墙的兵棚之下，已经咽气，小孩仔细辨认，像是土匪巫人杰，因及时报告守城官兵，将尸体抬下，洗净颜面，果然正是三个月来趾高气扬的巫匪，遂将其尸体钉在大西门的城栏内，用以示众，凡围观群众，无不释然齐呼请除了一颗毒瘤。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，官匪不分、妖颠倒、危害地方、鱼肉乡民、莫此为甚。这并不是神话，而是真实的历史。

民国时什邡县的合作事业

阳平明 俞 崇

中国的合作事业创始于民国八年(1919),首由上海复旦大学薛仙舟教授倡导,并亲自在上海组织了“国民合作储蓄银行”,同时创建《平民周刊》社。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,把它列为民生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四川省的合作事业,也在薛先生的倡导下,于民国十年(1921)八月,在成都首先组成“工农合作储蓄社”,与上海银行保持密切联系。后来国民政府为稳定人心,发出指令,要求层层要办好合作事业,什邡是也才启动。民国二十七年(1938)三月二十七日,省合作指导委员会,调派温江合作指导员郑士骞来什,郑于四月十四日抵县,县政府县长罗福祥按研究决定,将原禁烟室的房子拨出一间作为办公室,悬牌“什邡县农村合作指导办公室”;在县预备费用中划拨了三十元(法币)作开办费。该室于当年四月二十七日编印了《组织合作社的方法与步骤》,散发各乡,对合作社的筹备事项、业务、股额、交款方法、社员要求等,都作了规定。规定指出:凡年满二十岁的正式公民都可入社,组织的供给与消费合作社,社员可以买到生产和生活日用品等等条目,并组成理监事会,当年七月,又建立什邡县合作金库,于县城文华街福建馆内,上级机关派胥传宇来任金库主任。时有两路口金库业务员邹如金,曾为金库追回误发现,而得到嘉奖,业务开始比较顺利。金库全称为“有限责任四川省什邡县合作金库”,股金十万元(法币),一直办到三十三年因业务呆滞而停业。

什邡县的合作社联合社，当年由方亭、马井、新市、兴隆等五个社组成，有社员 399 人，社股 200 股，每股金额 10 元，业务范围以供销、信用、运输为主。什邡县政府为调济农村金融，着重太力发展信用合作社，从民国二十七至二十九年，全县共组成信用合作社 126 个，后增为 171 个，社员 9674 人，股金 36227 元（法币）后改组为保合作社，共 103 个。

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）抗日战争胜利，县中国国民党内部新老两派竞争更趋激烈，在政治上，经济上的矛盾也更为突出，以县党部书记长朱炳文为首，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，积极筹建什邡县供销合作社，自兼主任，经县长张洪炳批准，于当年三月二十八成立，地点设县城文华街四十二号。

朱炳文倡办的供销合作社筹集的股金，都投入了他新办的“东北”字号和搞叶菸生意，他曾在社员大会上许诺，保证一年内付予社员百分之二十的利润，但当年朱炳文患病去成都治疗，不久身亡，众人的股金，竟成不了了之的悬案。

什邡旅省同学会二三事

青延洲

什邡县青年去外地求学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。在清光绪末至民国成立这一时期，有一部分青年赴省入四川法政学堂，最后分别转入政法界就职，如民国十八年版“县志”中所列张宗翔、刘锡蕃等，从故老谈，他们当年在省城或系友谊，或为亲眷，相互交往密切，尚无同学会之组织。民国成立后至二十年代这一时期，赴省外求学，特别是去北京的，大有人在，曾组织

有旅京同学会。由杨辉山、施景仁、鞠新之、钟鼎等人发起；印有刊物，介绍时局新思潮。在成都就读四川大学（时为成都大学）的，有李仲珪、黄伯约、雷伯修、汤思浣、汤思敏等，他们相互联系也比较密切。女界在省城读幼师女校如朱法群、陈雅群、刘觉、钟传芬等，也出于世交彼此联谊，均属私人性质。到三十年代，赴成都深造的学生日益增多，记得我们当年就读省立成都中学的同学，先后便有廖上光、李文述、刘全慧、杨万福、廖俊义、陈法崑、雷定玺等，因为同乡关系，每有联谊送旧迎新之举。分别以凑股金作为开支。抗战期间，廖上光考入武汉大学，华侨工商学院有宋锐之等人王家桢等在东北大学（后转入川大），川康农工院有魏锡康等人（东大在三台，武大在乐山，日本投降后迁回）。后来，先后考入四川大学、华西协和大学、光华大学、铭贤学院等川中几所大学的人渐多，省城公私立中学就读的也人数日增，记得我在1943年入学川大时，才知晓什那人组织有旅蓉同学会。每在春秋季节举行联谊活动时，都借成都祠堂街的少城分园，以“绿荫阁”或“鹤鸣茶社”作为聚会地，当时有大中专同学数十人。同学会的宗旨是“敦笃友谊、砥砺学行”，并曾建议成立储蓄股，由大家自由捐助，作为会务开支，适当补助清贫好学的同学，起到互助互爱作用。几届的理监事选举，记得李思桢、青延洲、刘守典、刘子昭等都曾担任过一步事务。每次联谊活动，都是在公园内的“桃花源”餐馆举行便酌，然后散会。什那同学在省城不少，其中男女同学不少非亲即契，回想当年，在每次例会讨论问题时，女同学均十分忸怩拘束，这也由于什那风气闭塞之故，只偶尔有一两位泼辣豪类者。如黄重仪、张坤碧等，解放后，她们都率先投入了革命队伍。在同学会的活动中，一桩往事，记忆犹新，我在任理

事阶段，会费与捐款，存放于我处，确数多少已无印象，大约按今天人民币计算，有一二千元吧，时为 1945 年一天，川大李文述君来说，拟办《什邡周报》需款，以私谊请将此款暂借一用，刊物以同学会名义，在成都印刷，在什邡发行，我即将款交李，刊物后来发行了五六期，李文述川大未毕业，即因咯血病故，闻其表现进步，且十分好学，为一名好青年，后来同学会有人质问于我，索要收回此款，但已时过境迁，刊物也在，只能不了了之。

什邡旅蓉同学会为桑梓所作的实绩有：当时以川大同学为主利用暑假在城关举办对象为中小学生的补习班，计 1944 和 1945 年都举办过，借文华街观音阁为办学场所，执教的有杨汉震、朱德普、闫洪宽和我等，我被安为教务主任。同年，我返回老家永兴、灵杰乡，也曾应家乡委托，在灵杰乡小学，办过暑期补习班，性质都是义务教学，不收报酬。听说，在徐家场（云西）的一批旅蓉同学，也开展过类似活动。

同学们在成都学业告成后，纷纷走上了各自岗位，只是后来听闻，临近解放前两年，这个同学会，也受到政治背景的操纵影响，甚至借选举作为飞黄腾达的阶梯，变质为此，则是笔者始料所不及了。

“吴太子”及其木偶班

黄宇瑞

民国十年（1921 年）前后，家住什邡县徐家场（今云西镇）

的铎炉巷(今下横街)的木偶艺人黄永仁(绰号大皇兄)黄永义(绰号二皇兄)弟兄二人找到邻场隐峰乡的吴姓艺友(外号吴皇帝)一起组建木偶班。其表演方式,多在春节香会、神会或乡村场镇有“庆坛”活动时,到场助兴,既能过戏瘾,也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,增加本身收入。他们五六人,场面配合好,戏路声腔都不错,在左右周围场镇很受欢迎。这被人们叫作“苏时时”的“枕头偶”戏班,当时也没取什么响亮名号,人们亲切呼为“二皇兄木脑壳班子”,扎庄最久处还是本街的川王宫和湖广馆茶园内,也曾经在上街宾清馆茶社内唱过一段时间,后来名声越响,县内各场镇以及邻县也成了他们的演出场所。木偶班与该场的川剧班泰和春的演员和管事人之间,关系也不错;泰和春的管事带场面曾耀光去成都悦来茶园(今锦江剧场)专门学习过锣鼓场面的,也是一名较好的司鼓,他加入该木偶班后,阵容也整齐壮大了,可惜大皇兄早逝,吴皇帝也因烟癖而倒嗓,临到解放前夕,已是只剩下一套行头,不能展现昔日风采了。该班中的吴耀光,是吴皇帝的儿子,比较聪颖,擅黑头唱腔,也经常参加演出。戏班业务萧条,吴也染上烟癖,遂流落江湖,四处飘泊。1950年一天,吴穷极无聊,来到成都市外北城隍庙(当时也称作“城北公园”),在一座观音庙名唤“小西天”的茶馆内,金鼓喧腾,恰有一个木偶班在此演唱,台前人头攒拥。吴辉光靠拢布帷,观看有无认识的人。这天剧目中有一出“五台会兄”,临时执掌杨五郎的木偶演员突生急病,班主急得没有办法,吴太子走进布帷,向班主说:“这场戏由我代下劳好么?只要一杯酒钱,吃顿饭足矣!”班主听他自报家门,先有几分信任,又命其试哼两腔,果然不凡,便点头应允了。这时吴辉光手提木偶,施展其平时所学,把个杨五郎掌握提调得栩栩

如生，那一招一式的“十八罗汉”手法已早令人叫绝，他丹田中气足，唱词浑厚，台下人丛中连连发出震天价掌声。这时，在观众中恰有一位着灰土布解放军服的中年军人，身边还带有两名卫士，也在观赏，群众鼓掌喝采，他也微笑点头。一出戏完，他叫来班主，询问刚才提线演唱为谁，吴耀光才上前陈明自己的家世出身，这位军人点头首肯，并开了一张字条，叫吴去川西区军管会管文化的部门报到，“吴太子”便从此走入当时总府街“五月文化社”的木偶剧团，发挥了自己的专长，而什邡乡下的这个木偶班底，又重新组织起来，由泰和春司鼓曾耀光与二皇兄的儿、媳等和徐家场几名戏曲爱好者一道，继续演出。后来由温江专区把全班人马，接纳到金堂木偶剧团，组成一个较大型的演出团体。至于“吴太子”落拓中的奇遇，有人事后说，恰巧遇好了川西行署的首长。其人确实为谁，都不知道，当然他是一位识木偶艺术的伯乐了。

什邡禁烟肃毒史话

·刘治钧

鸦片烟毒使旧中国陷入国穷民病的境地。清代良吏林则徐曾说：“夫烟毒不禁，百年无可有之兵，亦无可有之民”。旧政府也曾多次提起禁绝，但于事无补，而新中国仅用两年时光，顽疾即得以清除，原因何在，请看什邡史实。

旧社会屡禁不止，症结何在？

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，成立了国民政府，什邡的官宦、地主、袍哥以及殷实富户，有瘾毒恶习者，虽以鸦片吸食价格高

仍仍愿卖田折产以求，平民百姓尚不敢问津。后来大量的引种入县，“一出城区满县花”，大片良土，均被种植上罂粟，吸毒之风已影响到平民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，什邡更沦为军阀割据之乡，以二十九年田颂尧部驻县为例，该部为扩充军需，寻生财之道，勒令乡民大肆种植鸦片，每年烟期鸦片烟收到割上市，数量不下于十万两，官方还对这股肥缺，采取垄断措施，由县府控制的“官膏行”（即熬制成熟的烟土专卖店），允许公开上市交易，由行收税，这就使种毒、贩毒、吸毒公开化、合法化。1928年，方亭镇丁字街官膏行，为豪绅刘竹朋、兰泽民、岳兴平等把持，交易异常兴隆，收税额巨。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9月21日，什邡奉省府令，成立“禁毒委员会”，可是只有宣传，而乏切实行动，到了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才建立了“戒烟所”，“官膏行”也于是年宣告停业，可是这其中的经营者们，有的却成了“什邡戒烟分会”的负责人。从当年起，四川省政府在民情呼吁的愤激舆论下，先后颁布了禁烟会、禁烟规则、条例，但是一些表面文章，根本不能约束地方豪强土劣，他们却把禁毒声中烟源紧缺视为敛财的良机，于是有人以单帮结伙武装小量偷运，变为卡车武装押运，一些有权势的大公馆，成了囤毒仓库，宪、军、警、特、土匪、豪强沆瀣一气，以贩运烟毒为致富门路，散居全县的袍哥码头，赌场和纸烟店，则成为销毒的大小窗口。从当时各级政府发出的某些禁毒规定看，不啻为烟毒蔓延大开绿灯，以民国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的《四川省限期办理吸毒户登记办法实施细则》为例，规定勒令烟民要限期登记，抗拒者依法治罪，不准吸毒、贩运、销售；但另有条文又称：无论吸烟或开设烟馆者，必须登记，办理执照、缴纳烟税。谁为非法，谁为合法，岂不是只要交了税，即可受到官府保护？因此，